



战略与安全

SECURITY & STRATEGY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1年9月6-7日)

1、《外交事务》刊文分析来自阿富汗的正确教训

9月1日,《外交事务》杂志网站刊登了丹麦前首相、北约前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ers Fogh Rasmussen)的评论文章《来自阿富汗的正确教训》。文章指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违反了冲突管理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美国政府不应单方面公开撤军计划,因为这反而打消了塔利班寻求和平过渡的动机;第二,美国及其盟友不应抛弃阿富汗政府及合作伙伴,让美国信誉受损;第三,美国不应否定军队的牺牲,导致美国及其盟友过去二十年努力的价值受到质疑。作者认为,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已经结束了阿富汗战争的军事介入,但其仍须立即采取行动拯救阿富汗人民,在全球加强民主价值观。首先,为联合国、欧盟和北约等国际组织工作的阿富汗人民的撤离工作必须完成;其次,美国及其伙伴应在政治上孤立塔利班,联合其他民主国家拒绝承认塔利班政权的合法性;最后,帮助阿富汗人民自力更生,向反塔利班武装力量提供军事装备和经济援助来摆脱塔利班统治。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9-01/right-lessons-afghanistan>

撰稿人：郑乐锋

2、大西洋理事会：只有政治决心能保护欧洲

9月3日，大西洋理事会发布德国防长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Annegret Kramp-Karrenbauer）的文章《只有政治决心能保护欧洲》。文章指出，欧盟无力阻止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因为没有美国支持，欧盟无法在阿富汗立足。撤军阿富汗是否会成为西方永久性的失败取决于欧美之间是否出现大的分歧。欧洲应认真对待国防问题，以真正的军事力量支持其外交，加强欧洲作为美国领导伙伴的地位。具体应采取三点措施：其一，绝不要陷入是否需要建立新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的争论。欧盟安全与防务的未来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共同行动的政治意愿。充分利用现有能力、培养采取联合行动的政治决心是当务之急。其二，更快地进行决策并使成员国不再限制欧盟的能力，例如可以将一定的责任区域划分给代表整个欧盟在该地区行动的成员国集团。其三，加大特种部队的演习力度。上述措施旨在结束欧洲在防务方面的低迷状况，让欧盟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略参与者。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germanys-defense-minister-only-political-will-can-protect-europe/>

撰稿人：李星原

3、路透社刊文分析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塔利班的影响力

9月2日，路透社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美国及其盟友对阿富汗塔利班有何影响力》。文章指出，美国官员和其他西方国家领导人认为，基于阿富汗对进口能源、粮食和外援极度依赖以及自身经济的脆弱性，可以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迫使塔利班放弃暴力行为及其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主要有以下手段胁迫塔利班改变行为方式：阻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政府被冻结的90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通过冻结海外资产来限制塔利班进口商品；监督并控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阿富汗提供外援；通过金融制裁禁止塔利班及其领导人接触美元交易和美国金融系统；拒绝私人银行部门的支持以避免任何可能的违反制裁行为；通过西联银行和速汇金暂停货币转移服务，切断阿富汗的外汇资金流。

<https://www.reuters.com/world/what-leverage-do-us-allies-have-over-taliban-afghanistan-2021-09-02/>

撰稿人：黄婷

4、兰德公司：美国在阿富汗撤军不会影响印太战略

9月3日，兰德公司刊登其高级政治学家斯科特·W·哈罗德 (Scott W. Harold) 的文章《美国败走阿富汗后仍能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能力》。文章指出，虽然美国协助阿富汗建立的军事和民主机制未能阻止该政府垮台，美国仍然能够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威慑能力。军事方面，美国可

以开发和部署一套集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及侦察功能于一体的综合体系(C4ISR)，例如联合全域指挥和控制系统，同时加强预置远程反舰巡航导弹和其他精确制导武器储备，确保其在台湾海峡的地区威慑。而通过部署大量无人平台以及资助海军训练和设施维护，美国防部也能够提高其在关键地区的战备状态和作战效率。经济方面，拜登政府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B3W)能够向亚洲盟友提供疫苗援助和 5G 替代方案，从而增强亚洲各国与美国合作的信心，提升美国与中国的长期竞争能力。作者最后建议，为维持他人与美国信任合作，拜登政府应当加速帮助阿富汗人在美国或其他地方重新定居，避免塔利班掌权削弱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9/reinforcing-us-deterrence-in-the-indo-pacific-after.html>

撰稿人：郭一凡

5、《国家利益》刊文分析核威胁评估不充分的危险

9月6日，《国家利益》网站刊登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略威慑研究主任彼得·休斯（Peter Huessy）的文章《核威胁评估不充分的危险》。文章认为，美国国防部的每项行动计划都建立在战略核威慑的假设上，而当前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在急剧增长，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或俄罗斯部署的全部战略核力量，而且不在军备控制框架下。在目前的地缘战略格局中，只要美国拥有安全可信的核报复能力，威

慑通常被认为是可行的。作者担忧的是，当同时面对具备核武器完全打击能力的中国和俄罗斯时，美国的核武器数量是否足够？美国可能寻求的应对措施是在限制核弹头水平之外，扩建更多的核设施平台和对战略核武器投掷载具（SNDV）的投资，但这需要几十年时间和数千亿的国防成本。美国距离其现代化平台成为威慑力量还有近十年的时间，现在更需要全面分析美国的计划核力量，以判断其是否能够对付中国和俄罗斯新扩大的核力量。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danger-inadequate-nuclear-threat-assessment-193080>

撰稿人：邵志成

6、《华盛顿邮报》发文评析美国撤军阿富汗后的对外政策

8月19日，《华盛顿邮报》编辑委员会发布文章《从阿富汗撤军后拜登更迫切需要落实其“民主言论”》。文章指出，鉴于中俄两国不仅拥有强大实力还经常采取一致行动，拜登将中俄视为美国及其盟友长期的竞争对手，这一战略愿景值得认同。然而，近来美国撤军阿富汗的做法与上述愿景不一致。尽管拜登认为应将用于阿富汗的资源放在大国竞争上，但是美国撤军的时机和方式以及对昔日阿富汗盟友的背弃传递了问题信号。拜登坚称，今后美国将只为“国家利益”采取行动，并将停止尝试通过军事力量推动其他国家民主化。文章认为，美国维护国家利益和在海外促进民主及政治稳定，二者是难以分开的。中国和俄罗斯在全球

范围内的崛起更多是依靠“硬实力”。例如，中俄向柬埔寨、叙利亚和委内瑞拉提供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向这些国家表明中俄将长期存在。为了战胜专制主义，拜登不仅需要证明“民主是可行的”，还必须向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表明美国与他们同在。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9/03/after-afghanistan-its-more-urgent-than-ever-biden-back-up-his-words-democracy/>

撰稿人：包坤极

7、《纽约时报》：欧洲不愿再参与美国主导的战争

9月3日，《纽约时报》刊登克莱尔蒙特研究所（Claremont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题为《欧洲不愿再参与美国主导的战争》的文章。作者在开头指出，美国在未取得北约盟友共识的情况下就自行撤军，而缺少了美国提供的军事基础设施支持，其他国家只能被迫撤军。北约内欧盟各国在经历这次被迫撤军后，纷纷开始重新审视现行的欧美防务格局，欧盟再一次意识到防御自主的重要性，并试图重建自主军事能力。1998年，法国和英国就曾发表《圣马洛宣言》（The Saint-Malo Declaration）呼吁共同建立欧盟自主的军事力量，但这一设想最终因各国政治立场差异、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等因素而搁置。作者认为，重塑防卫自主权对于今天的欧盟而言依然很难实现，而阻碍这一进程的是各国民众

对政治精英的不信任。许多民众不再相信这个超国家联盟能够保卫各国的繁荣与人权，并认为欧盟的许多决策通过高压手段为境内各国带来了不平等与不民主问题。有民调显示，即使在处理难民这种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上，欧洲各国民众也对欧盟试图推动的政策高度不信任。而建立军事防卫自主权需要更多资金，且与民众生活直接联系甚微，作者认为民众对其支持率将会更低，而这也会阻碍防卫议程的最终落地。文章最后总结，在欧盟政客们不再拥有民众信任的情况下，欧盟很难将自身置于西方防务格局的中心。

<https://www.nytimes.com/2021/09/03/opinion/afghanistan-europe-nato.html>

撰稿人：杨滨伊

8、《外交学人》：伊朗与中国的军事外交面临挑战

9月3日，《外交学人》发布了由德黑兰中东战略研究中心（CMESS）的高级访问研究员马苏德·雷扎伊（Masoud Rezaei）撰写的文章《伊中军事外交的障碍：从伊朗视角看伊中能在多大程度上建立防务关系》。文章认为，近十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与伊朗在西亚与波斯湾地区影响力的扩大，两国政治防务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纪元。然而，两国军事外交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首先，两国对军事外交的定义及做法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希望利用军事外交作为其整体外交政策议程的支持工具，而

伊朗与中国进行军事外交的目标是对抗美国。对此，中国担心伊朗与美国之间持续的敌对关系以及伊核协议（JCPOA）的失败会导致中伊合作产生额外代价。同时，考虑到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在与伊朗进行军事外交时，中国奉行“伊核协议第一”的政策。最后，尽管伊中合作有助于中国获得中东的能源资源与经济利益，但是中国对双方军事联系加强会破坏中国与该地区其他国家合作的可能存在担心。

<https://thediplomat.com/2021/09/the-barriers-to-china-iran-military-diplomacy/>

撰稿人：王叶湑

9、IFRI：法德东地中海战略从冲突走向融合

9月3日，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网站发布德国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研究所（SWP）助理研究员劳拉·莱尔·卡比斯-凯克里德（Laura Lale Kabis-Kechrid）所撰报告《东地中海冲突：法德从战略冲突走向双重路径》。报告指出，由于法德利益差异，两国的东地中海战略缺乏协调，德国努力调停希土冲突而法国选择对抗土耳其。德国将土耳其看作有重要而挑战性的伙伴：安全上，土耳其在反恐和强化北约黑海区域能力方面至关重要，同时德国要防止土耳其进一步和中俄走近；移民问题上，土耳其帮助德国在巴尔干通道和爱琴海区域控制难民流入；经济上，德国是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土耳其也已

深度融入欧洲供应链。法国则将土耳其看作地缘政治对手，原因包括法土在反恐问题上对叙利亚和利比亚的政策分歧、法国在地中海建立领导力的地缘野心及法土两国在地中海、中东和非洲的经济竞争。此外，法国和德国国内政教关系的差异、土裔族群的规模差异和受难民冲击的差异使法德采取不同策略。报告指出，欧盟正试图融合法德冲突的东地中海战略，既要设置积极议程激励土耳其接近欧盟，又要为土欧关系恶化时的惩罚性措施留出空间。为此，法德需要明确各自期待以弥合分歧。

<https://www.ifri.org/en/publications/briefings-de-lifri/conflicts-eastmed-germanys-and-frances-conflicting-strategies-dual>

撰稿人：倪远诗

撰稿人：郭一凡、包坤极、杨滨伊、王叶湑、倪远诗、郑乐锋、李星原、黄婷、邵志成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许馨匀